

郭注莊子

二

養生主  
德充符

人間世

服部文庫

イ 17

2041

2



117  
2041  
2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郭象注

內篇

養生主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

而知也無涯

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

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管猶未足以謙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減於真極真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以有限之

注適或改作道不必

注閑善義作同

齊物論進乎  
大宗師進於知矣與  
進乎技矣句法不異  
而郭兩解

導

注軌音義作軌

性尋無極之知，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已困於知，安得而不困哉。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緣督以為經，順中以養親。順中以養親，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養親。以適之可以為常也。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不橫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節解窾空，截也擊而批之，令離導大窾，就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加技，經肯綮之未嘗，我之妙也，常游刃於也。而況大軼乎？軼，戾太骨，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族庖月更刀，折也。折刀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

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但見其理間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不橫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節解窾空，截也擊而批之，令離導大窾，就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加技，經肯綮之未嘗，我之妙也，常游刃於也。而況大軼乎？軼，戾太骨，良庖歲更刀，割也。不中其理，族庖月更刀，折也。折刀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

實故。實本之乎。○宜。蓋稱其宜之乎。

注養過其極  
言譬非過食耳。各希非分之事  
而自然生命損。此過之極之理也。

如云云之刑  
言惡其刑之重也。不達刑之極也。  
則每為之。不達刑之極也。  
其非之故。名之曰。不達。

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

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交錯聚結為族林然為戒

視為止不復屬目於他物也行為遲徐其手也動刀甚微濼然已

解得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理解而無刀而庖提刀而立為

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逸足容豫自得之謂善刀而藏之拭

而言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

可養故知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

生亦可養介也介偏別之名天與其人與知之所無奈何天曰天

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偏別曰獨夫師一家

足則是知其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別而已哉

人之貌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

天也非人也是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

為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畜乎樊中斲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

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神雖王不善也夫始乎

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忘氣盈豫而老聃

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也

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曰非夫子

一本戶作尸  
按太宗師倚其戶  
與之語云云此一本  
作尸未必

住

兩齋錄

卷二

三

之友邪怪其不倚尸觀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曰然至人無情與衆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

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斷言而言

不斷哭而哭者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是遁天倍

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各有本分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驚於憂

適來夫子時也時自適去夫子順也理當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

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為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

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

其間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

之情得矣此指窮於為薪火傳也窮盡也為薪猶

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

中故命續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倅故人之生也一

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

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

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人間世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

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

南華經 卷二 四

注疏死也作死地  
鶴公日以國絕句  
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

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而不見其

過莫敢諫也輕用民死

輕用之於死也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民其無如矣

無所依歸回嘗聞

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

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謏若殆往而

刑耳其道不足以救彼患夫道不欲雜宜正得其人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有其具然後所以接物也

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不虛心以應物而後

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已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羣木功名歸物而患慮還身

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

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

以橫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名也者相軋也知也

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

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與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且德厚信砥未達人

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不案劍者未達

軋音義作札徐於  
八反

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毀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逆鱗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六必反菑之、適不信受、則謂與已爭名、而反害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為明君也、苟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不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可也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其言辯捷、而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而目將熒之、使人眼眩、而

色將平之、不能復自異於彼也口將營之、自救解不暇也容將形之、乃且釋已心且成之、以從彼也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順始無窮、尋常守故、未肯變也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雖厚為害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而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

夫暴君非徒求名，但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名實者

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借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

也。故與眾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道哉。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

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

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勉而一

言遜而不一也。

則可乎？曰：惡惡可

言未可也。

夫以陽為充，孔揚

言衛君亢陽之

性充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強禦之至也。

采色不定

喜怒無常。

常人之所不

違

莫之敢逆。

因察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夫頑強之甚，人以快

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

不成，而況大德乎

言乃少多無降之勝也。

將執而不化

故守其本

禦

意其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

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顏回更說此三

條也。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

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

不善之邪

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若然，付之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若然

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依乎天理，推已性命，若嬰兒之

直往也。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

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

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為也。

成而上比

人  
鶴台而人，若若而人，而不善，華本郭注作，而人不善，因補入人字。

者與古為徒成於今而比於古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雖是常教

有諷責寄直於古故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

無以病我也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

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謀當理無二而張三條

雖固亦無罪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

以及化罪則無矣是化則未也猶師心者也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

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有而為之其易邪夫有其心而為之者誠未易也易之者雖天

不安以有為為易未見其宜也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

疏本作有心而為之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

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

也任獨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也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未使心齋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可

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

感其名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譬之宮商應而

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而無門無毒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應者在彼耳不強應也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

體至一之宅而會則幾矣理盡於斯絕迹易無行地難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為人使湯以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偽為天使難以偽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則失

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為偽不亦難乎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

由有化物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虛室而純白

獨生矣吉祥止止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驚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困矣豈

能化夫狗耳目徇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真尚無幽昧之責

而況人間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

籟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

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為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

狗音義作徇狗俗字也宜從音義作徇

為見一本作謂見非

身處注疏本亦處

南華經

卷二

九

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  
真矣。不真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  
者，未之有也。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重其使，欲有所求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

急。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

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

不道以權成。夫事無小大，少有不以成爲權者，不成則

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夫以成爲權者，不成則

免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

於五藏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敗

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以考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饜無

欲清之人。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內熱與？所饌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非美食之爲。吾未至

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而刑網罹於外也。

爲人臣者，不足以往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

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

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測散，故多賢。

善於天下，無之至也。

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若君可逃、而親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

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德之至也、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

親、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何

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

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悅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立請

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

也、服也、遠則必忠之以言、遙以言、傳意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

失中、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妄則

其信之也莫、莫然、疑之、莫則傳言者殃、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

則傳言者橫、輕重為罪也、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

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且以

巧鬪力者始乎陽本共常卒乎陰欲勝情至太至

則多奇巧不復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尊卑有別常

卒乎亂湛酒淫太至則多奇樂淫流縱橫凡事亦

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矣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

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遺

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故忿設無由巧言偏

辭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獸死不擇音氣息弗

然於是並生心厲譬之野獸蹶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弗然

暴怒俱生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

不知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也故大人蕩然

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歡故四海之交可全苟為不知其然也

孰知其所終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故法言曰無遷令

傳彼無勸成任其自成過度益也益則非任實遷令勸成殆

事此事之危殆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惡成不

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彊成之則悔敗尋至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

心寄物以爲意也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理之必然而中庸之符全矣

斯接物之至也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為齊作意於其間哉莫若

疑言及又音語此言及又有討及上若作下才知友

為致命如美利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易而以顏闔將傳

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

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

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不知民過之由已故若然者吾

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

反覆與會俱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形不乖迕雖然

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和不欲出和

義濟出者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遂

則是顯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心和而出且為

聲為名為妖為孽自顯和之且有舍垢之聲濟彼

故當悶然若晦之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不小立圭角女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

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螳螂之怒

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伐汝之美女不

此人此注疏本作犯

崖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  
也 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  
也 万使虎自齧分之時其饑飽達其怒心知其所以怒而  
順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也 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  
也 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適有蚤蚩僕緣  
也 僕僕然羣若馬而拊之不時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則缺銜毀首碎胸掩其不備故驚  
而此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  
以致毀碎失其所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也匠石之齊至乎曲

樹

崔白通名

戶結要

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  
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  
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  
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  
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  
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  
則液構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  
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夫



祖梨橘柚果蔬亦果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枝

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

天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且予

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數有瞬眈已者唯今匠石明之

耳為予大用積無用乃為濟生之大用使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

此大也邪若有用久見伐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

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

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

為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

此木求之以為不知已者音托詭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

辱病也豈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

亦終不近於且也被其所保與眾異彼以無保為保而眾以有

保為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為非社之義也夫無用者

泊然不為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無緣近也南

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陰也隱

將芘其所賴其枝所蔭可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

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鞣解而不可以為棺槨也

崔暹傷於執也

天注疏本你夫且

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乎神人以此不材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

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

樂推而不厭乘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

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考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才之患也

有材者未能無惜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

音義你禪恐非

材

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巫祝解除棄此三者

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巫祝於此亦所以為不祥

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下之

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

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

不逆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繃足以餬口鼓篋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特其

故不自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

窟匿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役則不與夫

恃一作持

疏本臂下有遊字

司馬沈人於河金

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

所謂大祥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

會撮指天五

鼓篋播精

不任

夫

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

其德者乎

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羣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

處常美之實此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盛蔑然不足

覺故曰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趣當盡臨時之宜耳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付之自爾而理自生

成生成非我也豈為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

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宜然與時世為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

可免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足能行而放之所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

假

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

其自為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為之至

易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

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

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

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

然知以無崖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為

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

取夫載彼之至重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舉其性內此世之常患也則雖負萬

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

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福至輕為外禍也故禍至

重禍至重而莫之知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

南華經

卷二

十六

平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入循之其迹不可掩矣

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

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

天下為一，而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亡陽在獨不蕩。

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皆不皆全也。吾行，卻曲無傷吾。

足，曲成其行，各自足矣。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

用之用也。有用則與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

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悅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德充符

德充於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兀者，兀者多少，敵孔子。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鶴公曰：悅注疏本作悅可從，亡本及音多作悅。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各自得而足也。固

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惟其形殘而心乃充足也，夫心之全

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

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夫神全，心具則

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何？仲尼曰：死生亦太矣。人雖日變，然死生而不得之變，變之大也。

與之變，彼與變俱，故生死不變於彼。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

假

假

南華經

卷二

遺斯順也審乎無假明性命之固也而不與物遷在物之命自遷

物之化以化為命而無乖許而守其宗也不離至當之極常季曰何

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性殊則

美惡之情皆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所有美

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

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

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

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

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

是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

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

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非也

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之無是

無是無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任化逆物而不懼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生於不宣者也

宜無不宣故無美無惡則無不而遊心乎德之和都亡宜故無不任

亡其宜也也而遊心乎德之和也而不得

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

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擴然無不適也物

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夫體

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物而不同則死

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

為我聚順為我散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

我耳未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

猶以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

寤

極

疏本習作懼

南華經

卷二

存得其心以其心嫌未也得其常心物何為具能忘知而

蓋門人多行疏字

四三聚

之哉。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然其不能仲尼曰：人

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為

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柏特稟自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言特受

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為松柏。上首則唯有聖

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

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

耳。非為正。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

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遺名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真然無直寓六骸所謂象耳

目。入用耳目亦用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以不失會為擇耳斯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止。我將出。子止。我將出。子止。我將出。子止。

我將出。子止。我將出。子止。我將出。子止。

鶴曰登假與大宗師登假於道義同郭何兩解

可以止乎其未邪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且子見執政而不

違子齊執政乎常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足以明其不遜申徒

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

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

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真過也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若是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不自顧

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申徒嘉曰自狀

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默然知過自以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

中也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為彀中夫利害相攻

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

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方矢之害者自以為

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

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所遇

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人以其全足笑

張毅單豹

子

自狀二句

蓋言雖陳已罪過然而以為不至于刑死者亦已有過應見刑死如是之思者則寡控于生故也

吾不全足者衆矣

皆不知命而有斯笑

我怫然而怒

見其不知命而

怒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見至人之知命遺形

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不知先生洗我以善

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

嘗知吾兀者也

忘形故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

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於我德遊

耳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

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踵

也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

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自生斯重

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生謹而矜之斯輕

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傷殘於外也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則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吾是以務全之也

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天不爲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覆故能常覆

息矣使舟能沈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爲

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

是也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承請講以所聞無趾出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孔子曰弟子

蓋趾聞講而後出蓋因問而終全



因曰實、表盛意、字子從  
學弟子也、曰註謬

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  
 況全德之人乎、全德者生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  
 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彼  
 且慚以誒、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  
 桎梏邪、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已、今  
之學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為  
 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已效人、而  
 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  
 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  
 於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  
 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  
 奈何、故以為已之桎梏、生為一條、以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直理注疏本作  
真理

欲以直理、真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尼非不  
之、冀其無迹、真也、顧自自然  
 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  
 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  
 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嚮也、影嚮者、形聲之桎  
 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迹可遺、則尚彼可  
 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曰哀駘它、惡醜也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  
 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  
 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明物不由權勢而往無聚祿、以望  
 人之腹、明非求食而往又以惡駭天下、明不以形美故往和而不

止於外、言有武事、取妻人、不用軍事、故言止  
於外云、使則使武事也

唱非招而知不出乎四域不役思於分且而雌雄合乎

前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為萬物之靈藪是必有異乎

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

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其有遠

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

疏本作泥若而

焉委之以悶然而後應寵辱不足以驚其神汜而若辭人辭亦辭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

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

睽作音

食乳也也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

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舍德之厚比於赤子無往

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

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類

苟亡則雖形同母子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

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戰而死者其人之英也不以

妻資所愛履者皆無其本矣則者之履無為愛之

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傷其形

形全猶足以為爾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足以降

至尊之情可貞文之操也而況全德之人乎德全而物愛之宜矣今哀駘

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

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

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生也生之所

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

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

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

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

之而自當矣曰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

者隨所遇而規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始非知之

而任之所規而故非

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

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

往吾奈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故不足以滑和生窮達干變萬化淡然自

若而和理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

若皮外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苟使和性不滑

而過去涉乎至變不使日夜無卻混然常而與物為春羣

失其兌然也任之而與物為春生

之所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順四時是之謂才全

何謂德不形日平者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

可以為法也無情至平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

其明外無情為玄鑒洞照與物保無私故能全其平而為其法也德者成和之修也

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無事不成

此德之不形也是以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

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

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德聞

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闐鼓支離無脈說衛靈公

欲遺形骸忘貴賤也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大瘿說齊桓

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偏情一往則醜

更醜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於順物則

也更醜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其德長於順物則 物忘其醜長於逆

物則物忘其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

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

德者乃故聖人有所遊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

誠忘也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

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

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言自然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

雖沈思以免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昏天地

之會至理所起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

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人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

之或不思而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為哉任之

而目有**人之形**視其貌若**無人之情**木之枝**有人之**  
**形故羣於人**類聚羣分**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  
**身**無情故付**形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若人**警乎**  
**大哉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  
**也**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  
**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  
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  
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  
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  
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  
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

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待也是以觀之萬  
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  
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  
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  
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未解  
之非**情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以是非為情則無  
者雖有形貌直是**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  
人耳情將安寄**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前**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止於**當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足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也  
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今**

子外乎子之神勞正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

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睡

言有情者孫云投也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言凡子所為

之自困也樹據梧且吟且舞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

為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